

書法家徐永進

書寫往往出乎意料之外，帶動身體的全然釋放，多一點即興，少一點莊重；多一點搖滾，少一點優雅；多搞一些破壞，少一些法度；多一點混血，少一些單一；激發的不僅僅是新的書法形式或創作靈思，更重新賦予傳統新的生命韌度，他要把對台灣的自然、人文與社會關懷，化為創作主題，以敏銳的觸感呈現他對當下生存場域的新思維與新感知。

師母，徐老師上課時忽然昏倒，現正在新竹國泰醫院急救。醫生說他左腦有血塊，是中風……。」去年十二月底窗外的風冷冷地呼號著，在台北的我聽完電話，內心刮起一陣狂風暴雨，驚魂未定，電話又再度響起：「徐太太，徐老師急需加護病房，我們醫院沒有，全新竹都沒有，全台北也都沒有，我們將送往台中，你趕快過來……。」急診室楊醫師急呼呼地嚷著。「可是，我們家在台北！」我心急如焚地回答。「今天，即使高雄有，也要往高雄送！台北都沒有加護病房，如果往台北送也會被拒絕在門外！」醫生語帶斥責地說著。

天神的嘲弄

當下，我在慌亂之中不得不同意他們往台中送，同時我趕緊連絡台北的朋友，終於找到一所大醫院，我火速請他們轉回台北，救護車已由新竹飆到三義，經我的再三請求與保證，他們才同意折回台北。當晚徐永進由急診室轉進腦神經加護病房，我心中十分感謝貴人相助。

在加護病房住了五天後，轉入普通病房，我正慶幸他狀況穩定之際，卻又不幸感染肺炎高燒四天不退，醫生不斷為他注射高劑量抗生素，好不容易才回到恆溫。人啊！真抵不過天神的嘲弄，真實的世界，美麗的人生背後總是隱藏著未知的際遇。

這場突如其來的病，像十二個巴掌打下來無人能準備。尼采說：「性格決定命運。」有家族高血壓的遺傳因子，卻又不吃藥的徐永進，如此倔強的性格，不得不面對右手、右腳癱瘓的命運。

右手，他一生的精華、成就都在右手，右手不能再握筆，對一位書法



「慰安婦」三個大字，造型誇張，看似三位嫵媚動人的裸女，其實是草書，字字如畫。

家而言，是何其殘酷的打擊，他的內心一定有如山崩地裂，我不忍碰觸他的痛，只是鼓勵他用左手寫字。醫生宣告他左手只能練到拿碗吃飯而已，再也無法像從前那麼靈活，更不可能把草書寫得出神入化。

正值壯年五十三歲的徐永進，二〇〇四年才剛開完全省書畫巡迴展，正攀越生命的顛峰，奈何卻中風，像是一隻折翼的飛鳥，自雲端墜落，即使有著想飛的欲望，卻只能撲倒在地，蓄勢待發。



中風後的徐永進右手右腳癱瘓在醫院病房，仍不忘改以左手寫書法。

先左腳再右腳

寒流一波波襲來，台北的冬季冷得無情無義，對中風的病人是非常嚴酷的考驗。每天我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徐永進，從振興醫院的這一端推到二百公尺遠的那一端，在復建中心作物理治療與職能治療。他練習上下輪椅、翻身、抬腳、舉手、走路等各種復健訓練。治療師發現他比別的病患更堅強，更充滿意志力，對他的復健成效滿懷信心。

天蠍座的他，心裡很明白，他不能就這樣倒下去，對一個不肯服輸的人而言，越是置身谷底，愈要仰望天空。深受打擊的他，只能默然接受事實，卻不能讓病魔壓垮他，更何況還要笑對逆境。一場病，他才體會出人生還有太多的路還沒有走，也有太多的依戀與不捨。他必須掙扎地站起來，左腳、右腳一步步練習走路，縱使舉步唯艱，仍須賣力踏出步伐，只有站起來，踏出去，才能走出更長遠的路。

行書寫得行雲流水，草書寫得龍蛇狂舞的徐永進，如今在病房用左手

開始一筆一劃，一字一句，慢慢重新起步。他做夢也沒想到必須用左手寫書法。使轉用筆都不如右手靈活的左筆書法，寫來笨笨拙拙又是另一種樣貌。

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這幅用筆遲緩，筆劃凝重的書法，是他第一次用左手書寫完整的作品。書寫時，他不是遺忘了字句，就是忘了字的筆劃，他不時陷入沈思，也許思緒讓筆跡無比沈重，他的心中必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失落。

生命中許多精華片斷，在他腦中化為平淡蒼白，現實世界正發生的許多唐突事件，他選擇遺忘，活著像是一個失憶者也是失語者，許多約定俗成的語彙，他早就不復記憶，腦細胞受損讓他回歸單純的世界，難道這是上蒼的安排，要他接受存在的一切，以開啓生命的另一種體悟。

台灣第一個觀光標誌

在書法藝術中浸淫三十五年的徐永進，很少在乎別人的眼光，他總覺得只要寫得盡興，就可以寫得收放自如，有血有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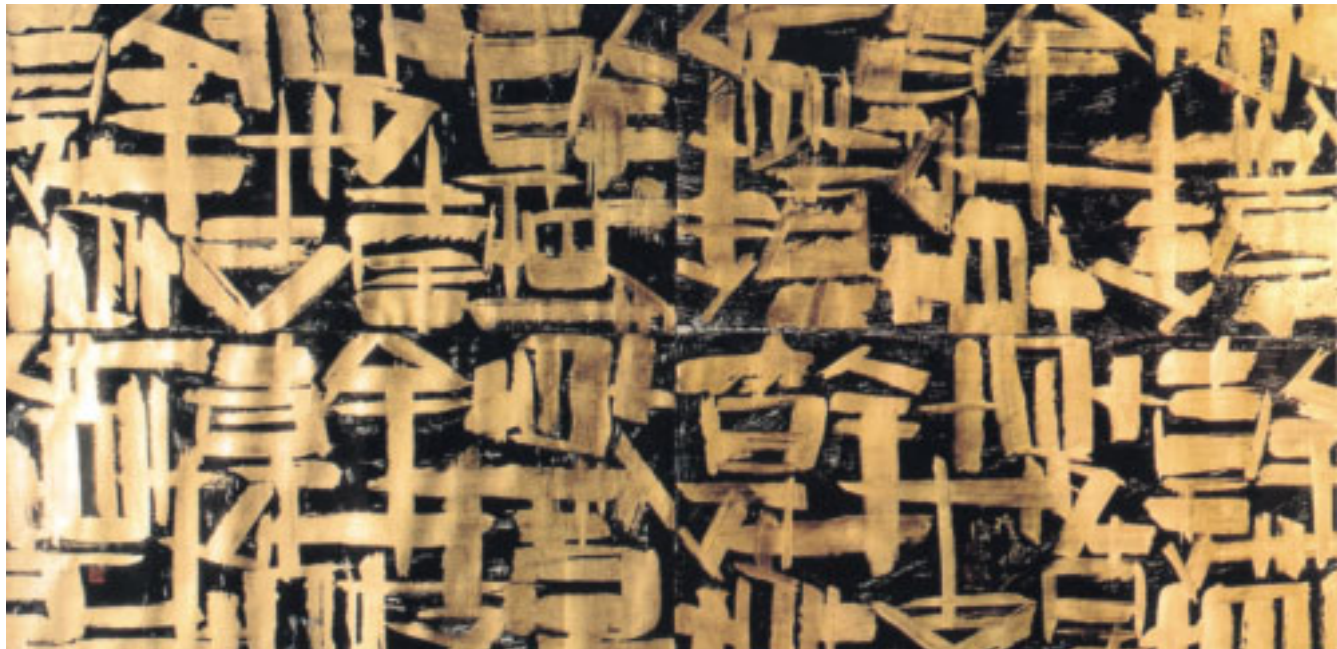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一年徐永進為觀光局所設計的台灣觀光標誌，就是以粗獷的書法，寫出TAIWAN六個英文字。線條中有蘊含野柳女王頭的「T」；而「A」是一個人坐在女王頭下盛情邀約觀光客；「I」則是觀光客正在欣賞女王頭風光，「W」則取檳榔西施豐滿的胸部及青春活力的外型設計成兩人把酒言歡，代表台灣人的熱情好客，「AN」則是奶奶歡喜抱孫與媽媽三人歡聚一堂，字字洋溢台灣的風土民情與生命力，這六個英文字，已成



徐永進以書法所寫的TAIWAN六個英文字，字中有畫，已成為觀光局國際宣傳的台灣標誌。

為觀光局行銷世界各地最鮮明的台灣圖騰。狂野的筆觸，字字是畫，獨特的文字造型，象徵著台灣鮮活的生命力，也代表著台灣的永續活力。

要以英文字表現台灣的美食、風土民情及濃厚的人情味委實不易，而徐永進卻輕鬆地以最具有線條美的書法，靈動地寫出台灣本土意象。右上角又書寫出島形「台灣」兩字。他把真功夫用在刀口上，彷彿他三十五年的書法、繪畫養成，就是為了等待「TAIWAN」這六個



英文字的一揮而就。

徐永進所寫的台灣觀光標誌，能獲得觀光局評審團的一致通過，其實他並無刻意經營，只是秉持他平日一向堅持的創作理念「跳脫傳統，縱情現代」而已。在大多數的書法家寧可明哲保身的時代，他卻甘冒大不諱去挑釁千年的書法禁忌。

徐永進的〈幹〉全是直線、斜線、橫線的組合，黑底金字，象徵台灣人苦幹的打拼精神，又是本土幹話語，一語雙關。

不想安全的玩

畢卡索說過：「每個創造的第一步，都是要先摧毀。」對於一位曾獲得七次全省性書法第一名的徐永進來說，他並不想繼續在傳統書法上「安全的玩」，總想玩一些另類的書寫，敢於把十分熟的書法放掉，偏離他人所謂的「正軌」，而去開拓未知的現代書藝，若不痴狂，何能為之？他的勇氣來自他把現代書藝當成生命的探險，猶如鑿井探勘，本身就充滿許多不可預知的變數，而他卻寧願探掘下去，不管會不會探到一滴油。

他的傻勁來自何方？自從十七歲正式練字開始，一隻揮之不去的筆已悄悄繫上他的手，三十五年來他筆不離手，那十根手指像是為書寫而來。近十年來他的草書更超越自己的行書，他狂肆地揮寫台灣經驗，傳達時代脈動的書法已成為他解放自己內在創作慾望的生命出口。

其實他一直不敢放膽寫草書，是怕別人看不懂，也怕寫得不狂、不醉、不野，主要是他不會喝酒，更不敢喝酒，因為高血壓。可是就那麼一回在萬大水庫下游的小溪邊，他發現青蛙居然也寫草書，他還怕什麼？原來是青蛙下蛋的痕跡，無數密集的小蝌蚪串聯成線，圓而不圓，有機的線條在游動，他打從心裡喊出：「這不正是草書嗎？」

唐代大文豪韓愈曾經在一篇〈送高閑上人序〉中稱頌張旭的草書說：「觀於物，見山水崖谷、鳥獸蟲魚、草木之花實、日月列星、風雨水火、雷霆霹靂、歌舞戰鬥，天地事物之眾，可喜可愕，一寓於書。」所以張旭的草書如此飛動自如，不可端倪，全是來自大自然的觀察與體驗。徐永進也深深地覺得書法如果要創作，就必須好好去讀大自然這本萬用法帖，把藝術生命變成生活中的山川水月，與大自然共舞而不是只在臨摹字帖而已。

爆破的草書



由於他本身的畫畫經驗，他經常行走田野，穿梭山林，和大自然交接溝通的體驗，都化為筆下不可捉摸的草書精靈。加上他從金剛經體會到「實相非相」，他才膽敢炸破文字，在草書中一吐為快！人活著不就為圖個快活嗎？

有許多人覺得他的書法如畫，其實作品究竟是書法或畫，已無關緊要，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一件好的藝術品。不過也可以以文字作為分野，若由文字的概念出發，雖然解構文字仍可視為書法創作。徐永進的現代書藝，看似畫，其實是從文字的意象出發，而達到畫的造型效果。例如〈驚爆九一一〉，他寫出一個大的「驚」字草書，再輔以紅色的「爆」字，如血肉模模糊，畫面筆墨飛濺，血跡斑斑；象徵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的驚悚顫慄，筆勢的飛舞及用筆、佈局皆已跳脫傳統法度。又如〈土石流〉，豪雨夾帶大量泥沙，土石流竄而下，又急又猛的吞噬力，令人驚悸，他把「土石流」三個字化為土石崩落不可遏止的沛然猛

驚爆九一一，草書「驚」字筆墨飛濺，紅色「爆」字如血肉模糊，象徵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的驚悚戰慄。

力。這種表現性的書法，往往是狂筆橫掃，捕捉瞬間動勢，在書法上向來少有人為之。

這類以視覺性作為創作思維的書法，他歸為現代書藝，是強化作品的可看性而不重可讀性，因而常被認為是畫，這也是他試圖越界游離，泯除書、畫的界限，進行「混血」，以撞擊出另類的火花。

徐永進獨闢蹊徑的特異行徑，雖不免遭衛道者批評，而他何以不在乎他人的指責仍「一意孤行」？其實就在於他對書法的覺知。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，書法既無法與現實世界對話，更無法與時代相應，它仍保持在傳統精妙的筆墨與文人高尚的品味中，他常笑稱「無異是在高速公路開牛車。」無疑的，書法已被孤立於現代時空，也走入了黃昏的宿命。

當全世界的文化正逐漸走入同質化的當下，書法作為線性特質的藝術，獨存於東方世界，身為一位台灣書法家該如何把它轉化成現代書藝的各種可能性，並開發出新的書法視覺面向，賦予新的美學觀？徐永進顯然不願逃避時代的命題。

徐永進一向認為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，不是只在南窗之下揮寫書法怡情養性而已，更要站在大時代的脈動裡，以生命相契文化命脈，才能凸顯出自我在歷史生命中的存在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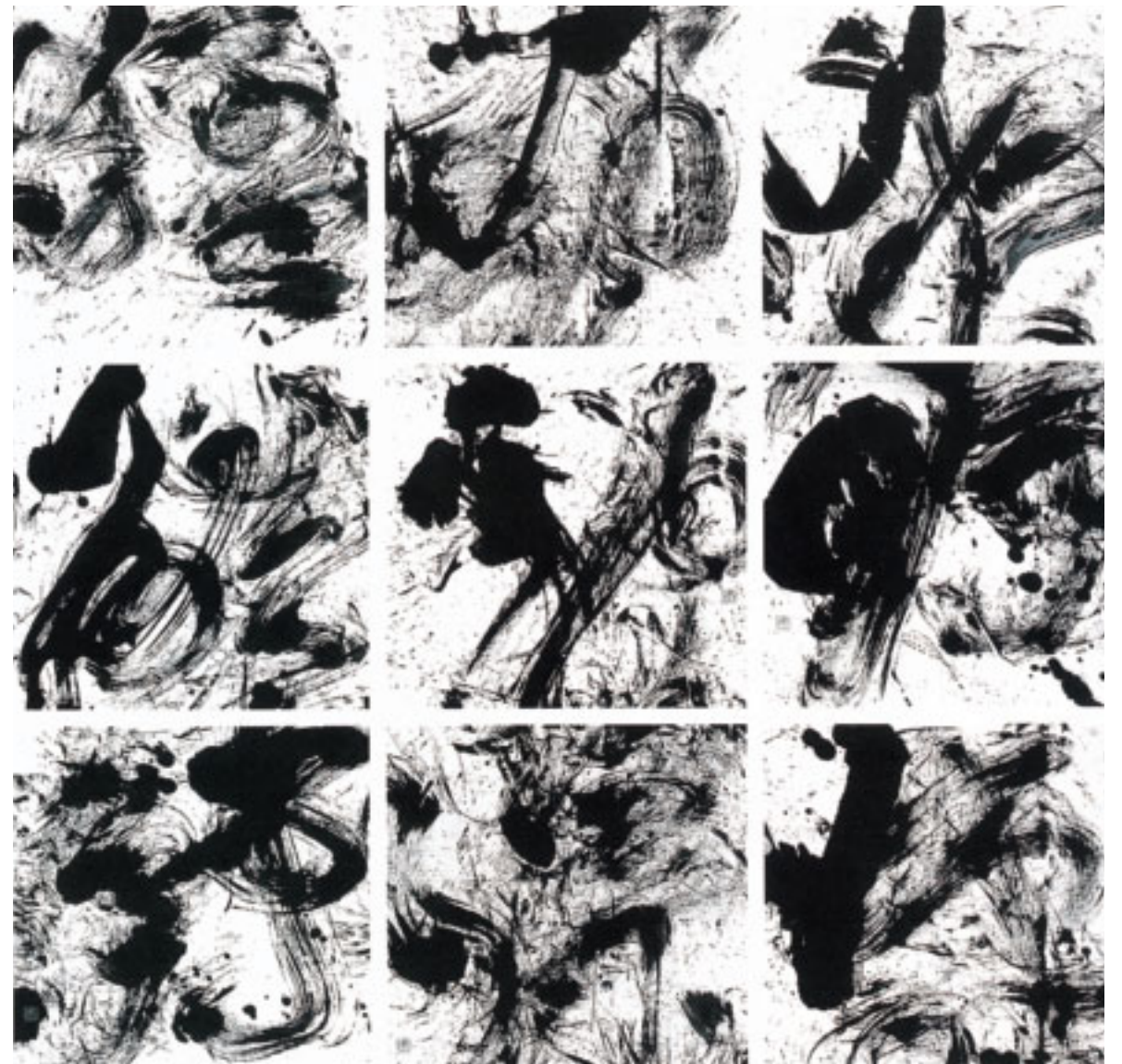
練功是爲了發功

這位一九五一年出生於苗栗客家莊的書法家，著實有著客家子弟硬頸的拼搏精神，他學書法動機竟是來自就讀新竹師專時，聽見日本人說：「再過幾年，你們中國人都要到日本學書法！」當年十七歲，年輕氣盛的徐永進，義憤填膺，內心直嚷：「我偏不信，我就寫給你們看！」他心想：「我怎能對得起祖宗的千年魂魄，對得起經千錘，歷百鍊的中國文字！」他憤憤地提起筆就像唐詒訶德不甘心的提起他的矛，他分秒必爭連下課十分鐘，也在太陽下以筆沾水在磚塊上練毛筆字，也練出他雄強的書寫氣勢。

從柳公權玄秘塔，到王羲之聖教序，又在魏碑，漢隸上痛下功夫，他幾乎每天臨池不輟。書法，也像武俠小說中的練家子，要發功非得經年累月



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大廳所佈置的徐永進作品〈鶴壽〉，氣勢軒昂。



〈狂野悚動勁爆猛酷辣〉，這九個字最具台灣生命力徐永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奮力揮筆，瞬間完成具爆炸性的草書，凸顯台灣人草莽、狂瀾的生命、活力。

不停練功不可。更妙的是，徐永進最愛看李小龍的功夫片，他的功夫又準、又狠、又快，往往「一招斃命」，所以徐永進的書法架勢具有一種飛越騰空的勁道，正是來自武俠的招式。

平日的練功是爲了來日的發功。書法家也能拋頭灑血，只不過是以筆而非槍。那一年，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，徐永進與墨潮會成員漏夜趕到中正紀念堂響應六四天安門學運，他們帶了一百六十碼長白布，徐永進以熱



渡台悲歌，以紅布為底，書寫「渡台悲歌」長詩，再撕紙，畫面形成血淚斑斑的視覺效果。

筆揮灑出一片慨然承擔的深情，他大筆揮出「寫下歷史的見證」五個大字，群眾隨即蜂湧而至在旁邊簽名連署，表達對中共鎮壓民運學子的強烈抗議。當故宮博物院的國寶出國事件，引起國人關注時，徐永進則出現在中央圖書館前舉牌抗議，像一名表演藝術家。

靈動的字體

從他的行為舉措就可猜出他是一個不願墨守成規的人。那幅〈幹〉(1994)，金色的「幹」字，在黑紙上，色彩對比鮮明，造型上全是直線、橫線、斜線的組合，內容上又象徵台灣人苦幹、實幹的打拼精神，又隱喻著富有台灣生命力的幹譙話語，一語雙關，意象連翩。若說那是大幹一票，台灣黑金文化的揭露，有何不可？再如〈天搖地動〉(1999)，是以草

書狂筆急掃，瞬間揮出「天搖地動」四個大字，呈現山崩地裂、山河為之變色的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的驚悚意象。背景再輔以花青、赭石寫出百年台灣地震史。滿幅書法字字飛動，行筆縱放、跳躍，既不淡雅，也不秀逸，真如紙上地震。

而〈慰安婦〉(2001)草書作品畫面猶如三位裸女，姿態嫵媚，是他以草書書寫「慰安婦」三個大字，誇張造型，線條輕盈柔和，把女體曼妙纖細的身姿與文字環環相扣，字中有畫，仿如祭品，抒發他的慰安婦淪為戰爭下犧牲品的無言抗議。〈狂野悚動勁爆猛酷辣〉(2000)九個字，字字獨立，是正方形的排列組合，他企圖衝破中國書法的優雅形式，以具表現性的張力，凸顯出台灣人草莽狂飆的生命力與時代的快速與節奏感。望著這幅氣勢雄強的書法，可以想見書法家落筆時激昂高亢的情緒與身體全然震動的架勢。

徐永進揮寫現代書藝作品時，往往是胸無成竹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奮力一掃，瞬間完成。常常見他在地上忽前忽後，忽跳忽蹲，地板為之振動，剎那間筆觸與他在紙上迸放出靈動的字舞，一股懾人的震撼力便自紙上躍出。

多一點搖滾，少一點優雅

徐永進走過十年慘淡經營的現代書藝，某些矛盾的嫩芽，不免在他的心靈蠢蠢欲動，尤其他的傳統功夫那麼深厚，卻甘願從傳統高山走下來，挑戰另一座高峰，未免太傻了！每當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稍有遲疑或難以把持時，他便告訴自己：「這社會多了一個傳統書法家或少一個書法家都沒什麼大礙，但他若不做想做的事就對不起自己。」他想，只要能誠實的對待生命，一切也就不枉費了。其實他已把「書法的現代與革新」作為個人創作的目標。

不可否認，他超越了傳統書法的藩籬，使書法的世界更加寬廣。在這裡，書法不再是正襟危坐的寫，也不只是性靈的抒發而已。書寫往往出乎意料之外，帶動身體的全然釋放，多一點即興，少一點莊重；多一點搖滾，少一點優雅；多搞一些破壞，少一些法度；多一點混血，少一些單一；激發的不僅僅是新的書法形式或創作靈思，更重新賦予傳統新的生命韌度，他要把對台灣的自然、人文與社會關懷，化為創作主題，以敏銳的觸感呈現他對當下生存場域的新思維與新感知。

他只是想努力打破傳統書法的框架，探索書法的另類空間。在他眼中，即使創造了完美的傳統書法，卻無法以另一種形式再生，那只是「前現代」的完美，或者說是二十世紀之前的完美，可是到了當代，完美的字義已充滿了各種變數，也充滿了無限延伸的可能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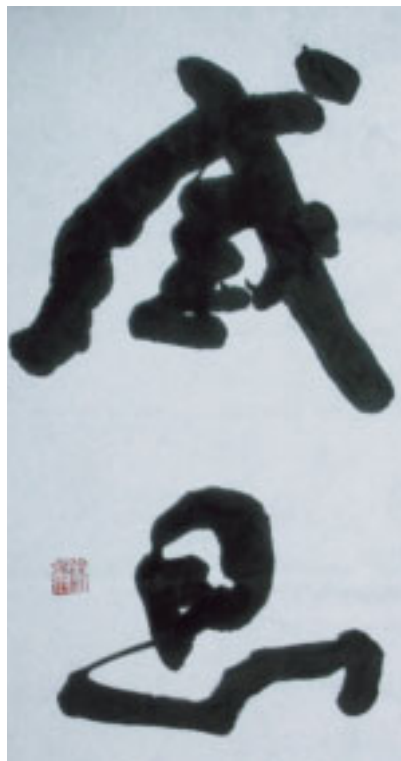
把自己送上火線

渴望追求新動力、新面向的徐永進，直覺現代書藝直指「書法的本質」更能貼切地探觸他個人生命的精髓。他說：「我不一定要比別人好，但我一定要與別人不一樣。」把自己送上火線的徐永進當然也受到嚴厲的質疑，眾聲齊發中，毀譽參半，但他擇善固執，一本初衷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好像是一種宿命，也好像是一個使命，只因他愈來愈不在乎評價！更不在乎市場，他堅信生命的價值不是去迎合別人，而是在超越自己。他只喜歡那種全然投入的感覺，把書寫當成一種凝神貫注的生命修持，至於結局就交給上蒼。

明代大書法家徐渭的一幅對聯寫著：「世上假形骸，任人捏塑，本來真面目，由我主張。」徐永進也認為：「藝術是還原自己，回本溯源，內在心靈的反射。」他仍願把現代書藝當成進行式，為書法的當代性奮力一搏，不論成功與否，他執意要寫出當代經驗，寫出時代容顏，寫出書法的新生命！

在我們所處的時代，一切已被媒體媚俗化，一位真正的藝術家，不是以個人形象在群眾中接受歡呼，而是以他是否孤獨的走在時代先端，堅持他未竟的夢，燃燒他滿腔的創作熱情。

為台灣寫出第一個觀光標誌，詮釋台灣在地經驗的徐永進，也幾次赴美、日表演「書畫與音樂的對話」，在二胡、古箏、笛子樂音



〈感恩〉也是徐永進以握拳法書寫的作品，由於右手手指無法完全使力，反而寫出不同以前的作品風格，徐永進覺得能繼續活下來，心中唯存感恩兩字。



〈死去活來〉，是徐永進中風後有感而發，以右手書寫的作品，拙味又富天趣，寫出自己死去又活過來的重生體驗。



中風後的徐永進嘗試用右手執筆以「握拳法」書寫。

中，縱橫揮灑，贏得全場熱烈掌聲。

鬆脫世間的執著

人生「舞台」的滿堂彩聲，難免令人「無法忘情」，如今中風的徐永進，連舉起毛筆都倍感困難，這場苦難讓他重新檢視生命中的脫序狀態。因病受苦，使他感覺自己倒退到嬰兒階段，一切的吃喝拉撒重新開始學習，因而他更覺得「人身難得」。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中風讓

我提早體人生的生老病死，生命是無常、既然上蒼仍不把我召回去，我得多自愛自重，珍惜餘生，名利已不重要，好好活著才最寶貴！」

物理治療有一句名言：「你如果覺得痛，即表示你正在痊癒。」每天接受物理、職能、語言治療的徐永進，憑著意志力，咬緊牙關積極復健。復健治療強調「一個人的身體愈柔軟、愈鬆，就愈顯得生機勃勃，越能達到治療的功效。」中風像突發的土石流，令徐永進的身體半邊癱瘓，而他的療效進展卻比別人快速，或許是他平日寫書法十分注重身體的鬆活，使得整個療程出現驚人的成效。

中風之後，他更驚奇地發現左手書寫的潛能，更不可思議的是右手竟慢慢地恢復生機也可以執筆，只是他因手指尚無法全然使力，不能以傳統的「掌虛、指密」執筆，只能以手掌握筆用「握拳法」書寫，寫出「死去活來」、「感恩」等令他自己感到十分神奇的作品。這幾個大字既有拙味又富天趣，也讓他把破碎的自信一片片地補全回來。

宇宙原是一個大道場，歷經災難之後，徐永進形容自己正是「死去活來」，他得以另一個更開闊的角度看待生命，鬆脫世間的執著，簡單過日，領略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生命況味。

